

## 編輯報告

以台灣性別研究的發展而言，文學這個領域，可能是許多人性別知識啟蒙的開端。1990年代初期，以英美文學相關科系為主的課程與師資，就許多層面而言，不僅是台灣性別研究的領航者，也隨後為台灣文學研究，建立了性別視野。本期的專題「性別與台灣文學」就是這個趨勢與成果的具體展現。

紀大偉的研究，探討台灣文學中的女同志關係，不僅指出文學作品在描述女同志關係與男同志關係上的落差，也指出這些作品再現了女同志關係的物質基礎。放在社會生活的脈絡下來看，這個觀點饒富深意。相較於男性，女性本來就是經濟弱勢，無論是在經濟上需要照顧，或是與伴侶彼此照顧，女性的需求都比男性來得明顯。親密關係的物質性，在異性戀關係中屢見不鮮，但是往往在強調浪漫愛的同志文學中，變得隱而不現。紀大偉的研究，無寧是重新提醒了讀者，要看到文學作品中透露的重要社會訊息。

蔡孟哲對陳若曦「紙婚」的研究，從「殘」與「酷」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作品，和過去許多對陳若曦作品的研究，視角非常不同。這篇文章的視角不同於以往，不在於它的性別或是酷兒觀點，而是在於它將作品置放回1980年代愛滋病盛行時，美國社會對於這個疾病的偏見與汙名，以及和疾病汙名相連的對於同志及殘障的汙名。雖然「紙婚」的故事背景不是台灣，但是如同作者所言，它是台灣文學中最早出現以男同志愛滋患者作為描寫對象的作品，因此作品中所觸及的種族、性別、對家的想像、對完整的渴望，處處映照著那個年代，或甚至當代的台灣。

專題中第三篇作品，宋玉雯對舒暢的研究，處理了冷戰格局下，台灣外省男性孤絕的情感狀態，以及其身體慾望所牽動的族群，性別與階級關係。舒暢並非暢銷作家，在文學研究中，也不是傳統上被歸類為反共作家或老兵作家的成員。然而，宋玉雯的研究，使其作品中與歷史情境交匯的個人生活，成為了台灣歷史及社會經驗中的切面。對於舒暢的研究，使得研究者重新探索離鄉背井的外省男性的台灣經驗，而對於台灣文學的持續挖掘，也終將使得像舒暢這樣的作家，得到研究者的關注。

本期在專題之外的研究論文，是陳昭如從修法與立法的角度，重新審視台灣女性追求平等的過程。台灣性別平權的發展，在經歷了三十多年婦女運動的持續努力後，當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然而，這些成果所帶來的既是平等，也是更為幽微的不平等。奠定民主法治基礎的自由主義原則，往往不考慮個人處境的差異，但是個人作為社會群體的成員，往往是因為群體身份，而造成處境的差異。對個別的女人而言，許多在職場、校園、家庭，以及廣泛的社會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平等，正是因為她的女性身份，而這樣的處境差異，在自由主義原則「平等對待」的思維下，往往會造成無法有效言說的不平等。這正是陳昭如所說的台灣性別平權現階段的困境以及未竟之業。

無論是文學作品的再現，或是立法修法的進程，性別視角對於台灣社會生活的意義，廣泛而重要，要免除汙名與歧視達到真正平等，持續對性別現象的探索至關重要，而《女學學誌》也會是這個過程中，與許多研究者同行的夥伴。